

CECILIA LINDQVIST

[瑞典] 林西莉 著 许岚 熊彪 译

古琴

讲述中国古琴的基本知识
和它在文人雅士阶层生活里的重要意义，
它与音乐、诗歌、人物和各种思潮的关系
——特别是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
——书中还有作者醉心于古琴的种种经历。



中华书局

古 琴

林西莉 (Cecilia Lindqvist) 著

许岚、熊彪 (Björn Kjellgren) 译

一个关于古琴的故事，关于它在文人生活中的意义，关于音乐、诗歌、人——甚至是关于我们应当怎样生活——一些在我深入古琴世界中的经历和体会。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琴/(瑞典)林西莉著;许岚,熊彪译. —北京:中华书局, 2017.1

ISBN 978-7-101-12273-2

I.古… II.①林…②许…③熊… III.古琴-研究-中国
IV.J63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80563 号

Copyright Cecilia Lindqvist, 2006

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language by arrangement with Bonnier Rights,

Stockholm, Sweden and The Grayhawk Agency.

-
- | | |
|------|---|
| 书 名 | 古 琴 |
| 著 者 | [瑞典]林西莉 |
| 译 者 | 许 岚 熊 彪 |
| 责任编辑 | 申作宏 聂丽娟 |
| 特约编辑 | 汪家明 |
| 封面题签 | 徐 俊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787×1230 毫米 1/16
印张 16¼ 字数 120 千字 |
| 印 数 | 1-8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101-12273-2 |
| 定 价 | 188.00 元 |
-

图书策划:活字文化 ■

纪念我的老师王迪 (1929—2005)
——一位出色的古琴师、勤勉的学者。



听蜀僧濬弹琴

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
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
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钟。
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

——李白

序

1961年冬春之交，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中国古琴。它出现在我的面前，是在北京大学一间空荡荡的教室里的一张木桌上。七根丝弦紧紧地绷在一个黑色的漆木音盒上。颇费一番周折之后，我才找到一个中国学生答应教我一些弹奏古琴的基本方法。开始上第一堂课那天，他带着琴来了。这是一把明代（1368—1644）的琴，是他的家族传下来的。

我轻轻地拨动其中的一根弦，它发出一种使整个房间都颤动的声音。那音色清澈亮丽，但奇怪的是还有种深邃低沉之感，仿佛这乐器是铜做的而不是木制的。在以后的很多年里，正是这音色——从最柔弱细腻的泛音——如寺庙屋檐下的风铃，到浑厚颤动的低音让我着迷。

后来，我尝试着学习的曲子都是些古曲，音调简单，不像欧洲钢琴曲有丰富的音符，大多是单一的旋律，有时在两根弦上同时弹奏八度音符，交错共鸣。

古琴在两千多年的岁月里一直是中国文人的重要乐器。许多优秀的琴师不是高僧就是哲人，弹奏古琴之于他们乃是自我修行的一种方式，正如参禅，是解脱自我、求索智慧的一种途径。而对于疲惫的宦宦、被贬谪流放的官员或者贫寒的诗人们来说，弹琴又能帮助他们逃避冷酷的现实，回归平静祥和，接近中华文化的精神实质。

这种乐器深受崇尚，在中国无数的诗歌里被传唱。许多有关琴师命运的动人故事一直脍炙人口。这拥有悠久历史的乐器至今仍被弹奏着。这是一种奇长而又充满生命力的传统。

但是，古琴的弹奏后来渐渐地被赋予了繁多的规则和要求，诸如何时可弹，何时不可弹，应当如何弹，衣着如何，坐姿如何以及琴房的布置等等。并非你随心所欲，边烧饭边抓张琴谱跑进屋里，想弹就弹的。弹古琴需要做准备工作，既有具体的细节准备，又有精神上的准备，在某种意义上，弹古琴是一件相当神圣的事情。近百年来古琴的神圣感确实有所降低，但它仍被视为稀罕之物，当作传家宝为人们所珍藏，虽然家中已无人再弹奏它。不过我相信后继有人，琴声一定不会断的。

古琴不好弹，总是一个接一个单调的乐音。如何把握这些单调的音，表达和传递它们的美是关键。它一共有二十六种颤音和五十四种明确区分的指法，含糊不得。

对初学者来说，有个难题就是没有我们所习惯的那种乐谱。古琴“谱”只是一些汉字符号的组合，标明该在哪根琴弦上的哪个地方弹，该用哪个手指和哪种弹法。另外一个麻烦则是关于音乐节奏和乐句的划分，谱上并未详细注明，而且不知道该如何从一个调转换到另一个调。如果没有一个耐心的良师，一步一步地指点，真是无以得道。

古琴和其他高水准的乐器一样，都需要琴师一生的锤炼和投入才能达到至善至美的境地，而如此的锤炼和投入却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做到。但通过粗浅地接触古琴音乐，让我们不但有机会见识到这样一种极其独特而曼妙动听的音乐，也有机会与整个中国古典文化亲近起来。

古琴弹奏贯穿了儒家和道家的传统，亦包含了很多人生和修养的基本原则。每段音乐都让人充满了对大自然的联想——兰草、梅花、高山、流水、仙鹤和在空中展翅的大雁，这些都是在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于诗歌绘画当中的题材。■

目 录

序 1

第一部：另一个世界 1

- 莫斯科的一个晚上 2
- 关于乐器的名称 4
- 北京 1961 6
- 北京古琴研究会 12
- 古琴课、动物以及人的命运 20

第二部：乐器 31

- 琴体 32
- 龙、凤、雁 39
- 漆与断纹 45
- 张建华的古琴作坊 50
- 琴弦和调音 54
- 铭文 60
- 春雷和秋笛 62
- 九霄环佩 68
- 各种琴式 71

第三部：远古及传说 79

- 古琴和远古时代传说中的皇帝 80
- 古琴神奇的起源和魅力 87
- 仙鹤、鸥鹭及事物的转变 90
- 空城计 95
- 稀世珍宝的发现 98

- 仪式和郊游 105
- 墓中的嬉戏 109
- 聂政、嵇康和《广陵散》 112
- 竹林七贤 115
- 琴道 118
- 《幽兰》和正仓院 126

第四部：桃源梦 135

- 汴梁御园 136
- 静心堂 148
- 屋里屋外的桌子 155
- 四艺和四宝 159
- 印章 169
- 九日行庵文宴 175
- 关于孤独和友情 181
- 象牙塔 188
- 苏州的一个星期天 195

第五部：琴谱和弹奏技巧 205

- 音调、指法和图画音乐 206
- 识谱 228
- 音与调 237
- “琴”字 242

参考文献 247

作者简介 253

第一部：另一个世界



王
振
勿



莫斯科的一个晚上

我并非一开始就认定在中国要学的东西是古琴。因为自己曾经学过鲁特琴，所以本来打算学习琵琶。琵琶的样子使人联想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的鲁特琴。在艺术画册上看到的中国 8 世纪以来的浮雕和壁画，也让我对这种乐器充满向往。画面上总有些体态优美、发髻高耸的女人在弹一种看似鲁特琴的乐器，整个画面相当动人。虽然我对这种乐器的音色一无所知，但心里想，中国式的鲁特琴应该不错吧？可是，这一误解在我前往中国的路上就消除了。

我从当时的斯德哥尔摩音乐历史博物馆馆长恩斯特·恩舍墨尔 (Ernst Emsheimer) 那里得到了一封信，介绍我去见在莫斯科的一位音乐教授。1961 年 1 月，隆冬时节，我出现在这位教授的寓所。他以让人难忘的方式接待了我。对于多年来深受俄国经典文化熏陶的我来说，与他的会面如同直接进入了 19 世纪。

破旧的房子、狭窄的楼梯和更狭窄的过道，通向他的工作室。满目是巨大的书架，高高的书堆。到处摆着乐器——古钢琴、三角钢琴。最里面靠窗的地方是两张巨大的黑色木桌，桌上堆满了稿件、不计其数的杂志、打开的书、烟灰缸和磨损的笔头。昏暗的灯泡下弥漫着灰尘、纸张、烟草、煤炭以及俄国甜茶的气味。

阿伦德教授 (Alende) 是恩斯特的老朋友，他以俄国知识分子对待朋友的热情和爱心接待了我。我们长时间谈论我随身携带的鲁特琴以及各种中国弦乐器，他为我一一翻看相关文字资料。我们用德语交谈。他坚决反对我学琵琶，“一个简单乐器，音色还算得上漂亮。”他说，对于学过鲁特琴的我来说，唯一的选择是古琴。正如古老的鲁特琴，古琴是用来反思和感受心灵的乐器。

天晚了，我要回我下榻的大都市酒店。他送我。开始下雪了，我们走在雪白安静的大街上。雪花大片大片地飘落下来，飘在我们的头顶上、肩上。那么静，仿佛所有的声音都被埋在雪下消失了。不真实的静。当我们走到通往我住的酒店的那条路时，他做了个手势，我们就拐进一个小小的公园，公园里有个静坐的男人雕塑，也被雪覆盖着。

“普希金，”他说，声音很严肃，然后笑了，能让雪融化的那种笑。“俄国最伟大的诗人！”他脱下头上那顶大皮帽，现出灰色蓬乱的头发，宽大的额头。他站在雪地里，背诵了一首长诗。一句俄语都不懂的我，却似乎听懂了——从他朗诵的感情里。我们自此分手，再没见面。

在穿越西伯利亚的铁路线上我有足够的时间思考。这一路旅行用了一周多时间，当我抵达北京时，我知道我要学的是古琴了。

在当时的中国，一般外国人是不能和某个单位直接联系的，更别说登门造访、咨询了，各种琐碎的官僚程序繁杂无比。多亏当时我对这些都一无所知。我从我的俄国新朋友那里得到了北京的一个民族音乐学院的地址。1949年以后古琴被归为民族乐器，他曾和该学院有过接触，所以建议我去找他们。无知的我就这么兴高采烈地去了。

我按地址找到了地处远郊一排新建的水泥房。接待我的人一开始似乎显得惊慌失措。那时候外国人相当少见，似乎是让人感到危险的，对他们应当敬而远之。但学院里有位极友善的先生，我试图用各种方式向他解释我的来意。真不容易，凭借着几个我们双方都懂的德文词语，最后还是说明白了：我要学弹古琴。

他彬彬有礼地接待了我，并说会尽量帮助我。他说他的学院只搞纯粹的民族音乐，但还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学古琴。他答应会尽快和我联系。

很久之后我才知道，我见到的这位先生正是我后来的老师王迪的丈夫。没有他的帮助，我怎么可能认识我的老师和北京古琴研究会？

关于乐器的名称



“琴”这个词，在中文里简而言之就是“弦乐器”的意思，往往作为许多中外乐器名的词尾。为与其他琴类相区别，我学的琴也被叫作七弦琴或古琴，它是中国最古老的弦乐器。

在西方的乐器中没有能与古琴相类比的，这意味着很难为它找到贴切的译名。在西方翻译的中国小说和古诗里，它常常被人与鲁特琴、竖琴、浪琴、齐特拉琴和吉他相混淆。这真是天大的错误，这些乐器从前都同属一个家族，但古琴却另当别论。

在第一本向西方读者详细描述这一乐器及其文化意义的书——1940年出版的《琴道》（The Lore of the Chinese Lute）里，作者高罗佩（Robert van Gulik）为他称古琴为鲁特琴做了一番辩解。“从外表讲古琴现被归为齐特拉琴，”他写道，“但要为一种东方乐器找到一个西方的名字不是件容易的事。”要么单纯从它的外形和结构出发，要么找到一个与其音色特征最相近的，并能引起人们对其文化环境联想的词。基于古琴在文人生活中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地位，高罗佩选择了“鲁特琴”这个词作为它的译名。鲁特琴在中世纪以来的欧洲一直与高雅音乐和诗歌紧密相连，与古琴在中国的情形完全相同。单就音色而论，两者间亦有相似之处。“齐特拉琴”

这个词，高罗佩则用来翻译中国的“箏”。就音色而言，箏让人想到西方各类齐特拉琴，比如奥地利和德国南部的山地齐特拉，因安东·卡拉斯 (Anton Karas) 的电影《黑狱亡魂》(1949) 的主题音乐而风靡一时。

在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确信我会把古琴叫作鲁特琴，高罗佩的观点与我自己对这种中国乐器的气氛、音韵的感受相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却越来越犹豫。它本来是叫古琴的呀。难道我们一定要给所有非西方的东西重新命名吗？现在世界各国的联系日趋频繁紧密，许多上一代瑞典人闻所未闻的乐器和音乐形式已成为今天很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仅以几个通常被归为弦乐乐器为例，如奥替、博佐基和西塔琴，在唱片商店和网上都能买到。继续以希腊的鲁特琴、阿拉伯的鲁特琴、印度的鲁特琴等等相称则显得有些不伦不类。我想也该让各种乐器保留它们在本土文化中的名称了。所以我在此书里把中国的鲁特琴还原为它本来的名字——古琴。

北京 1961

1961年北京城内的
居民区

1961年1月我初来乍到时，北京仍是一个灰暗沉闷得不可思议的城市，比我在欧洲最贫穷的国家里见过的城市还要封闭、衰老。从15世纪就留下来的高高的城墙仍在。城墙内是低矮的灰色平房，四周是围墙，从外面什么都看不见。院墙之间是窄巷，供人车行走。

走在夜晚的街道上，你得在黑暗中摸索，偶尔从一扇油漆过的红门里或高高的屋檐下小小的窗口中漏出昏暗的灯光。你听得见人们说话的声音，却见不到人。1958年“大跃进”运动，旨在鼓足干劲，在短时期内实现国家工业化，解决民生问题。此时，这场运动刚刚失败。不切实际的规划，虚报农业产量，各种灾难性后果随处可见，国家在所有领域都很困难。所有的物资都实行配给，商店空空，人民生活艰苦。

当时所处的状况有多艰难，至今回想起来仍让我惊悸。我看到的是我的大学同窗浮肿的肢体，我自然也疑惑过为什么大家都围着食堂外的热水管，贪婪地喝着搪瓷饭碗里的洗碗水。这些都是一个陌生国度里的细节，对此，我尚未形成判断力。直到我自己也开始脱发，我才意识到这个国家问题的严重。一缕一缕的头发掉下来，仅剩下光光的头皮。难道我也会秃顶吗？像那些拖着一双缠过的小脚走来走去的老太太那样？



“蛋白质严重缺乏。”一位医生说。他让我每周两次到协和医院注射蛋白质，这是使蛋白质严重不足者在短时间内迅速补充大量蛋白质的办法。

这时，我也才意识到，中国原来还是一个等级社会，尽管它有那么多的原则。在贵宾接待处舒适的沙发上，在那开满杜鹃和山茶的花坛之间坐着新中国的掌权者，在等着接受蛋白质注射。很

显然，他们跟我一样，对于蛋白质的突然缺乏很不适应。

20世纪60年代与早先的一大区别就是在分配上更加平均，但对于那些优越的行政阶层来说是有后门可走的，尤其是高级干部。他们有额外分配的肉和油，可以在拥有特权的人才能出入的商店里购物。每到春天，第一批新茶进货到东华门附近的特供店时，那里就停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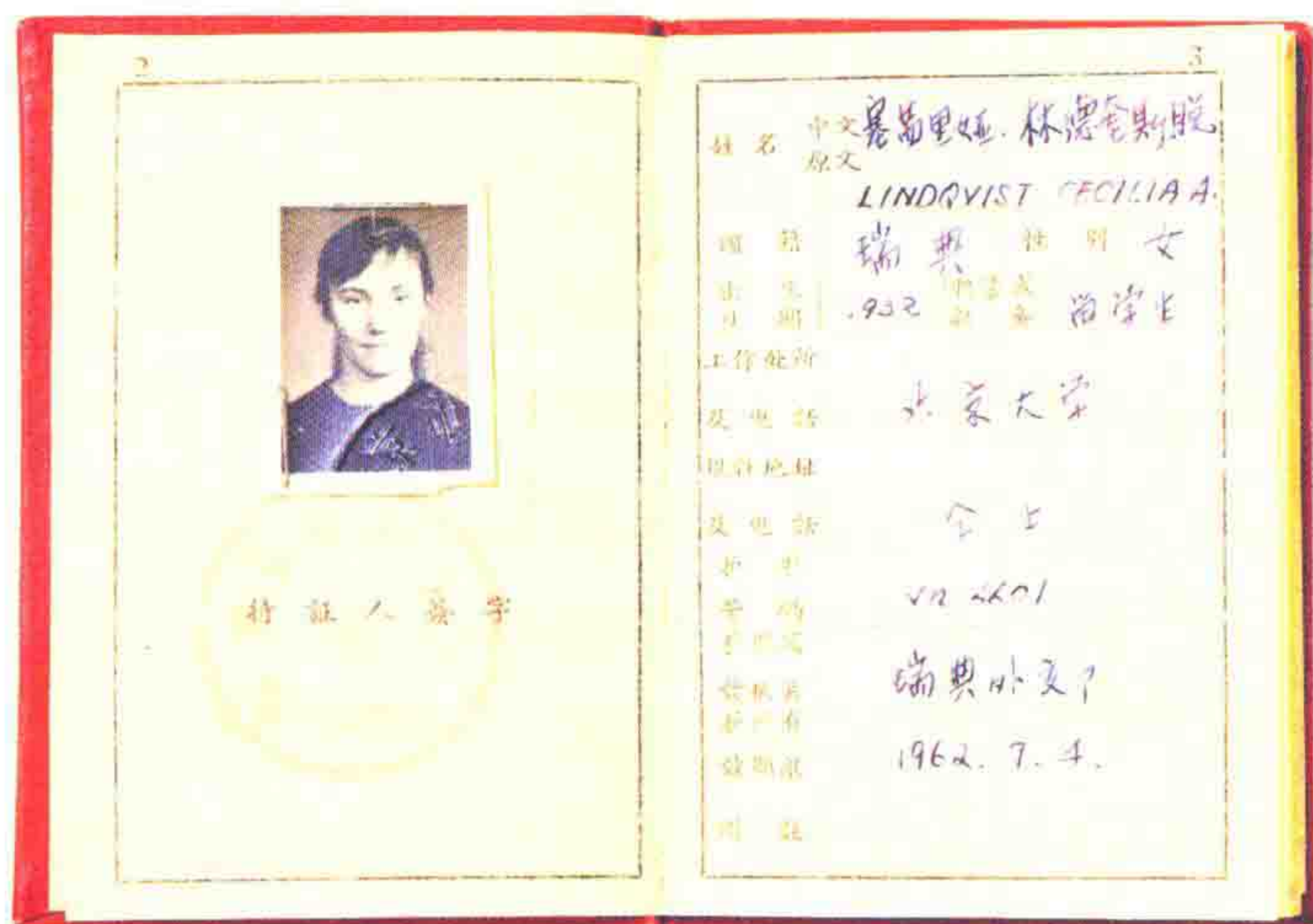
了高级轿车。

但对于大学里的学生们来说却别无选择。他们到指定的地点就餐，饭从大勺子里直接按量舀到学生们自带的搪瓷碗中。饭里到底有些什么，全然不知。我们外国留学生被指定到另一个餐厅，起初我并不理解那是出于对我们的照顾，还有些恼怒。

北京大学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供近万名学生和教职工及家属居住的宿舍，都是按照中国传统的样式修建的，灰色的高墙环绕，红漆的大门，进出一律需

要登记。校园里有图书馆。大量灰色而原始的营房式建筑，是1953年大学从市区搬来后修建的。我第一年住在一进南门靠右手边的27楼332室。

校区的北边还保留着20世纪20年代修建的精巧美丽的院系建筑。当时美国哈佛大学在一个明代著名的花园中成立了私立的以英文教学的燕京大学，古典式的设计仿佛是一个道家梦想中的世外桃源。这里有一座高高的、叠着怪石、种有柏树的山丘，曲折的小溪潺潺流入开着睡莲的湖中，顶部飞举上翘的亭台，



北大南区的学生宿舍和礼堂

我的学生证(1962年)。那时对进入校区的人检查极为严格,所有的人都必须出示证件

驼峰一般的拱桥,浓密的竹林,还有一个造型像佛塔似的水塔。在这部分校区里的学生和教师的宿舍,就像古典的寺庙建筑或中国式优雅的庭院,与南区的兵营式的粗糙建筑形成鲜明的对照。

当时,大学外面四周都是乡村,到处看得到村舍、菜地、干草堆和臭气熏天的粪坑。从市内乘坐那摇摇晃晃冒着浓浓尾气的公交车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到。现在那

用搪瓷碗分成份儿的简单的学生伙食

